



## 本土文本

## 金生（小说）

□陈中锋



1

1957年的秋天，金生从南京回到西乡搬经镇的运河村。他七岁离乡求学，一别就是二十多年。在儿时留下的记忆中，家乡云淡风轻近午天，傍花随柳过前川。怡然闲适，岁月静好。

清晨，运河上高大的白帆船缓缓靠岸，有一壮汉手握粗篙，在船头大喊一声“靠岸了”，哗啦啦，锚链前后落下，缆绳拴住趸桩。那人又喊一声“妥了”。岸边的一群男人便蜂拥而上，快速架好长长的跳板，开始装卸货物。

金生在这群人中最瘦弱，人们架设跳板时，他拿着挑着麻绳的粗杠在一旁观望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搭档才会招呼他上船卸货。

搭档是位三十出头、腿粗膀圆的壮汉，叫有富。他习惯用最简短的语言或是示意动作协调着劳动过程。

金生在前，有富在后。货物装满大箩，有富拢好麻绳，沉沉地哼一声“起”，两人同时发力，站起身，在那高高的跳板，“嗨哟嗨哟”地挪步行进，前呼后应，保持与跳板同频共振。

抬大箩，走跳板，看似平常，用的蛮力，走的是险路。稍有不慎，就会人仰马翻，伤筋动骨，甚至危及性命。

这样的苦力坊间称之为“杠头”，多为穷苦子弟，那年月，或有需要“劳动改造”的不良分子。“杠头”虽苦，但能挣到

钱，杠头们日出而作，人拉肩扛，每天可以有一块钱以上的收入，能让三口之家衣食无忧。

金生和有富是同乡，据说，上一代人多有交集。运输站的那个胖子站长是有富的表亲。金生来的时候，他端着水烟台，啪滋滋地吹燃薄纸卷成的“芒子”，搁在烟嘴上，呼噜呼噜地吸了几口，然后缓缓吐出呛人的烟雾，瞪起泡水眼，交代说：“你家是贫农，过去受金生家的压迫剥削。一定要严格监督这个大右派，让他好好劳动改造。”

有富的“阶级仇”并没有被激发出米，因为年迈的父亲悄悄告诉有富，那个老地主金生他爹是自己的发小，曾经帮助全家渡过了几个难关。

老爹说：“他上人对我们有恩啊。”有富点点头，细细观察之后，他觉得金生真的不是什么坏人。

2

金生早年去县城上学堂，又考到南京，读的是建筑工程科。整整五年，因学业优秀被恩师留在身边当助手，三年后便开始独立授课。据说，他学识渊博，专业深厚，颇受师生欢迎。

金生家庭出身不好，所以，一直小心翼翼地应对时局。他最终还是被打成了右派。

那次开会，平时东扯西拉没有时间概念的主持人特别直白，开宗明义地说，

此次会议是要揪出与会者当中的反动右派，名额为一名，让与会者踊跃发言。

会场很长时间默默无声。

金生在这种会上从来都是躲在会场一角，一言不发。

虽然，他家那广阔的土地早给集体化了，乡间老宅大都给拆除后改建成了小学，但大哥是“还乡团”，血债累累，据说逃去了台湾。

早上食堂的粥很稀，他觉得很香，多喝了两口。在别人在用“旁光”警他的时候，他的膀胱鼓了起来，渐渐地，慢慢地，忍无可忍了。他终于快步走出了令人窒息的会议室，在厕所里一泻千里。原来，让憋急了的尿释放出来竟有看不可言传的快感。

然而，当金生踱过长长的走廊悄悄进入会议室的时候，会议却散了，只有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先生还坐着，那是他的恩师！

久坐的他因为脚下麻木，一时还站不起来。卢教授走过去扶起了老先生。

“散会了？”

“散了。”老先生摇摇头叹着气。

“那个右派指标给了谁？”

“你呀，怎么就选这个时候去厕所呀！”

这样，金生就因为一泡尿当上了右派。理由荒诞不经：出生在反动家庭，在“大鸣大放”中用沉默来对抗组织。

3

金生被押送回家乡后的第一次劳动改造是往农田里挑大粪，这让他实在受不了，窒息得头昏呕吐，直至晕倒。

村里人都说，这是位有学问的先生，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折腾，让他干点别的吧。

于是，他就被民兵送到人民公社的搬运站当搬运工。他不知道这是个苦差事，反而感到万分幸运。

刚开始他很不适应，一天下来，肩膀肿得很高，腰佝偻着，直不起来，腿只能迈八字步，如筛糠一般。

有富说，杠子在肩，发力起身，要凝神聚气，吼一声，踏着号子点节奏走步，熬一熬，肩三脚四，十天半月就会挺过去。还真是，一周后金生就开始无所顾忌地喊着号子，“二姑娘哟嗬，哼阿来的哟嗬嗬”。

这号子，在金生来说是有些俗，因为只喊了一声二姑娘，其他什么内容也没有，所以他豪放地吼起来，还真的让人长劲，甚至还有说不出的另一种朦胧胧的愉悦。

但命运的陡然跌停而引发的精神起伏，让他常常难以入眠。

夜晚，吹灭了昏黄的油灯，黑色便淹没了村庄，四周寂静得连狗都懒得叫喊。此时，金生在精神的苦海中飘摇。

(上)

## 初遇茅坪（散文）

□王海波

喜字。门口坐满了人，村里人和亲戚都来了。农庄房屋旧迹斑驳，雕刻精致的窗棂和状若游龙的飞檐斗拱，尽显山村古朴典雅之美，伴着潺潺溪流的村道连接着山村和外面的世界。

茅坪地处县境中南部，位于秦巴山脉，地势南高北低。境内地貌以中高山丘陵和低山河谷区为主，东缓西陡，峰峦叠嶂，河沟纵横。相传，古时这里到处是荒地，移民来此垦荒，河畔茅草丛生，地势平坦，故得此名。

茅坪是早起，人有些疲累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醒来时，茅坪正下着蒙蒙细雨，路面湿湿的。傍晚的茅坪空气特别清新，深吸一口气，清凉湿润的空气立刻涌人体内，五脏六腑一下子就被激活，浑身透着舒坦。下雨，五龙尖、五向寨去不了，就在门前的山脚下转转。前面鞭炮震天，不敢近前。问之，山民嫁女儿，放在农庄办酒席。这人家就在农庄后面，塑料红毯直铺到家，扶桥两边彩带飘扬，连屋后田地里膜上也贴了

茅坪是纯真的，藏在蓝天碧水间。我沿着寂静的山路朝前，山路狭窄地滑，冬季的山上草木枯黄，没有绝好的景致，山色所变非山之过，乃四季之作。我们喜欢山青之美，更要接纳荒山之凉。茅坪的山像青松，也像劲竹，山坳里点缀着几户人家，襟山带水，青砖红瓦，这景象犹如一幅天然之画。山民在山下零星地种了红萝卜、青菜等，无污染农作物。我偷偷拔了一个红萝卜，在山民家的水龙头冲洗。见山民憨厚地望着我，便有些忐忑，问他多少钱？他说不要钱，这萝卜好吃，你想吃就拔。我咬了一口，甜甜的，且清脆可口，我点点头，说真好吃。山民笑了，笑得那样真诚、那样质朴和善良。那一刻，我有傍山而居的冲动。

茅坪下雪了，小雪覆盖在树枝上，像新娘顶上的盖头，充满了期待和幻想。四周山峦连绵起伏，层层叠叠，仿佛折扇般平展开来，雾气弥漫，如烟如幻，茅坪的宁静在我心中沉淀出一种独特的韵味。此刻寒意渐浓，夜幕下一片银装素裹，大自然演化而成的水光山

色，使人陶醉。

到一个地方，总想看点什么，或者听点什么。不是把看到听到的东西立马写出来，至少也算是一种积累。然而，茅坪的山村好像仍处于农耕时代，人们生活相对简单，与大自然的联系更为紧密。他们守着大山，坦然的心态看不出压力与焦虑，似乎山的沉寂引发不了他们的孤独感。他们不愿走出大山，大山是他们的依靠，离开了大山，他们像被悬在了空中，毫无着落。我能理解，他们祖辈生活在这里，习惯这种生活方式，靠山吃山，耕作其间，他们的情感是随大山的改变而改变。我遇到的那个山民，脸上洋溢着兴奋神情，你能说他不快乐？不幸福？幸福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它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，而是一个享受当下的过程。正如他们遵循内心，自给自足，何尝又不是幸福的另一种释义？

茅坪令人着迷，只不过我匆匆而来，又匆匆而返，没有更多地走近、更深入地了解她。此行以为茅坪没有留下什么，但其实茅坪给我留下了很多很多。

## 秦岭遇兔记（散文）

□刘放

月亮湾，在宝鸡下辖的凤县的小景区，隐现于秦岭的波峰浪谷中。

其实称作月亮山更准确，因只不过一座坡度很陡的青绿小山。登临途中，始终不见水影，到了山顶俯瞰，方遥遥望得一线水，乃靠近源头的嘉陵江。故而左顾右盼，既不得月又难觅其湾。然仅凭此一座青绿，亦足以引人入胜矣。

湾若流水，用弯来描述山路，倒是精准之微。三四十道之字形路段，或长或短，或急或缓，或举目见天，或葱茏如梦，九曲十八盘，曲曲盘盘皆姓弯。弯来弯去，路两旁景致却不重复，见过枝柯如簇，又有藤蔓漫爬恣肆不羁，还黄色粉色喇叭花吹拉弹唱，无声胜有声，身旁无有生命同类，也不觉寂寞。路牌有文提醒，注意蛇虫鼠蚁，感觉只起渲染氛围功能，除了鸟鸣啾啾，地上唯我鞋底与水泥山路之悄悄交谈。

我是特意来探望三十年不见的老友，方入得莽莽深山中小城。夜宿高层公寓，临窗见山，山顶有晶莹弯月，颇为惊骇。老友告知，此乃人造月亮，月亮湾公园的杰作，利用太阳能储电，夜夜深情注目山下双石铺镇。我叹，也许此当为山名来历之一。

一觉醒来，朦胧曙光中，闻窗外鸟鸣如邀，我彷若心有灵犀，只身赴约。

啾啾之声是前奏，独行近山腰，忽

见两只褐色比翼鸟眼前腾空而起，闪亮登场。能明晰辨别其颈脖白圈，状若斑鸠，只是尾翼颇长，长过身体两倍，一纵一纵飞翔，牵我视线追随，划一串波纹。

忘情驻足，当属小憩，山路陡峭，上坡减挡，行驻结合，明白此鸟亦为多情探看鸟，友善辈。

忽闻布谷鸟鸣唱，复心生不解，记忆中的此鸟飞行鸣唱当在春夏之交插秧季节，提醒农人莫误时节，眼下深秋，何处有谷可布？书上见文，普遍为重复两字：布谷布谷。我的家乡独辟蹊径，形容其声为：凹公插禾。多年后，联想到陕地小说大家贾氏，其一生躬耕如老农，惊叹，当属为其哀怜或喝彩。今闻之，我又自作多情，衍生为：老刘到啦？连学数声，愈听愈像。自以为得意，抱拳致谢。

还有语出问候者，乃是熟悉的喜鹊，乐不思蜀，一昂头一翘尾，枝头蹦跳叫喳喳。老朋老友，不复多言。

见路畔有经济林，齐人高，生僻。细察，枝丫间结有绿豆大小果粒，红灿灿。揪下一粒，隐约得清香。滋味如何？入口轻咬之际，已经怀疑是花椒藤椒一类，不可生嚼，暗叫不妙，却吐已晚矣，舌尖如蜂螯一般。隐隐听得其断喉一声：

方好吃老人，让你尝尝贪嘴的滋味！这个滋味确实不大好，既辣且

望，不见踪影，自是怅然若失。但我相信，未惊扰对方，和谐相处，总是错不了。我们亏欠了它们很多很多。如今，我们尚处在安抚彼此心之际，少却一次拍照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忽又闻得有喜鹊鸣唱，这回隐隐听出了清代宫廷中的应诺境界，主子吩咐，立马抖散长袖，还要各自上下一拂，前襟一撩，单膝下跪，单拳触地，回禀的就是这声鸟鸣啊。于是，我也双手胡乱比画几下，单膝单拳的套路免了，长长地应了一声：喳——

再回头，小家伙出现了！它仍然是双前腿抱胸，蹲坐望我，似乎是一只小袋鼠。我摸出手机拍下一照，朝它挥手致意，它才隐去。再看手机相册，却只有它蹲坐的空地，不见兔影。这这这，我也双手胡乱比画几下，单膝单拳的套路免了，长长地应了一声：喳——

再回头，小家伙出现了！它仍然是双前腿抱胸，蹲坐望我，似乎是一只小袋鼠。我摸出手机拍下一照，朝它挥手